

相关链接

冲突致塞浦路斯分裂 瓦罗沙人去楼空

塞浦路斯 1974 年以来一直处于分治状态。国际社会承认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只管辖南部希腊族聚居区,北部是由土耳其族人控制、只得到土耳其一国承认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联合国维和部队承担着监督停火、维护缓冲区和进行人道主义救援等职责。

1974 年,希腊驻塞浦路斯军人策动政变,土耳其以保护北部土族居民为由出兵干预,控制了包括法马古斯塔在内的塞浦路斯北部三分之一领土。

海滨小城瓦罗沙人口以希腊族为主,土耳其出兵后,瓦罗沙的希腊族居民倾城出逃,人们以为过些时候局势就能安定、就能回家,没想到一别至今。

土耳其军队进驻塞浦路斯后,用铁丝网把占地 6 平方公里的瓦罗沙圈起,禁止除土耳其部队和联合国维和人员以外的人出入。瓦罗沙从此成为空城。铁丝网上挂着“禁止进入”“禁止拍照”的警示牌,不过网上仍流传着一些反映瓦罗沙现状的照片:一家饭店的走廊墙皮斑驳,储物柜歪挂在墙上,地上一片狼藉;一条街道野草满地,路旁建筑门窗残缺;海龟在空旷的沙滩上筑窝产卵;有人在铁丝网上挂上一张纸,上书:“我的灵魂丢失在里面,请让我进去。”

瓦罗沙曾是地中海沿岸最繁华美丽的城市之一,巅峰期有 4000 多座楼房,约 2 万居民,105 家旅馆,99 座娱乐场所。

塞小城曾是度假胜地 因希土冲突废弃40年 人心思和平,“死城”要复活?

塞浦路斯北部法马古斯塔的海滨小城瓦罗沙曾是西方名流趋之若鹜的世界级度假胜地。不幸的是,40 年前塞岛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爆发冲突后,瓦罗沙人去楼空,变成一座荒废的“死城”,萧条至今。

今天,一名希腊族女子和她的土耳其族朋友因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希望利用瓦罗沙多年人迹罕至的“优势”把它建成可持续发展的旅游天堂,让“死城”复活,也唤醒和平。

度假胜地成为“死城”

住在美国纽约市的电影工作者瓦西娅·马尔凯德现年 34 岁,她常听母亲艾米莉讲述瓦罗沙的美好过去。艾米莉是希腊族人,她在瓦罗沙长大,新婚燕尔就被迫逃离瓦罗沙,连放在阁楼的结婚礼物都来不及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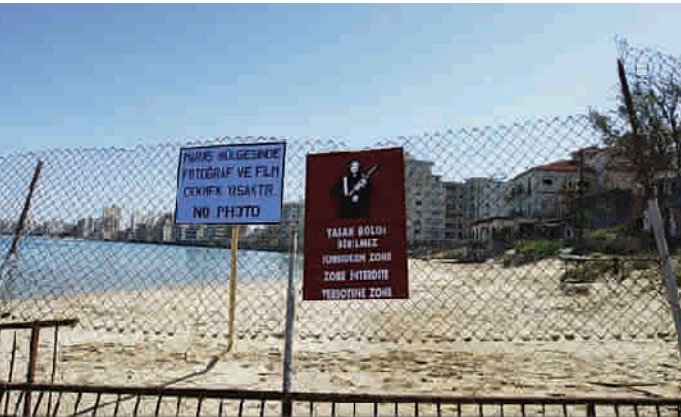
马尔凯德说:“来自瓦罗沙的人都对那里有份浪漫的回忆。他们谈起它曾是艺术中心和高端活动举办地,把它描述成塞浦路斯的里维耶拉(法国度假胜地)。”

瓦罗沙的细软沙滩曾吸引成千上万游客,肯尼迪大道上高级饭店林立,其中的阿尔戈饭店据说是好莱坞明星伊丽莎白·泰勒的最爱。莱昂尼达斯大道上酒吧、餐馆、夜总会鳞次栉比,生意兴隆。

可当马尔凯德 2003 年首次来到瓦罗沙,眼前的景象却让她惊呆了。她想象中的天堂瓦罗沙,却呈现末日景象。寂静无声,仙人掌到处肆意生长,树木枝条长得侵入了房子。“这是座死城。”马尔凯德总结道。

不同民族相同牵挂

看到瓦罗沙的破败,重建这座小城的念头在马尔凯德心头油然而



■ 瓦罗沙的一处沙滩

图 GJ

生。“从我看到它的那一刻,我就感到自己被驱使着要复活这个地方,”她说,“你能感受到这个地方的能量和潜力。”

另一端,土耳其族姑娘杰伦·博阿奇对瓦罗沙也有特殊情结。博阿奇与马尔凯德同岁,小时候住在一幢能俯瞰瓦罗沙的房子里,“一看就是个突然间被遗弃的地方,”她形容道。城中空空如也,花盆、窗帘在,房子里却没人。她的学校就在瓦罗沙的铁丝网围篱旁边,有时候不小心把球踢进去,都没法捡回来。

博阿奇的祖父母同样因为民族冲突流离失所。他们原本住在塞浦路斯南方城市拉纳卡,因为冲突离开家园,来到北方,住进先前归希腊族居民所有的房子。博阿奇五六岁时,发现一个让她震惊的秘密:他们原来住在“别人家里”。

“一天,我发现一个盒子,里面有别人的私人物品,有相册和日记等。我问祖母:‘这些是谁的?’她回

答:‘这些属于这座房子的真正主人。’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住的房子不是我们的。”博阿奇说。

博阿奇长大后当了心理学家和建筑师,因为她想“了解住在别人的房子里会有什么影响”。研究过程中,她无意中看到马尔凯德 2008 年拍摄的纪录片《藏在沙中》。影片讲述瓦罗沙的故事,请希族和土族人谈他们对塞浦路斯分治的感受。

博阿奇给住在美国纽约市的马尔凯德发去邮件,从此开始经常联系。一天,马尔凯德打电话给博阿奇,问她:“你还对瓦罗沙感兴趣吗?它一直牵着我的心。”

“它也牵着我的心”博阿奇回复。

重建项目促进和平

有着共同牵挂的马尔凯德和博阿奇今年 1 月发起“法马古斯塔生态城项目”。她们设想让包括瓦罗沙在内的整个法马古斯塔成为城市应用环保技术的典范,比如利用这里

阳光充沛的优势开发太阳能,她们更希望这个项目的实施可以促进希土两族间和平。马尔凯德认为,重建应寻求可持续发展,避免重复老路,比如过去在瓦罗沙海滩边建太多高层饭店,导致下午 1 时过后海滩就晒不着太阳。

项目获许多人支持,包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可持续社区设计专家扬·万普勒、经济学家菲奥娜·马伦、“无国界工程师”组织创始人伯纳德·阿马代等。项目团队将在能俯瞰瓦罗沙的位置成立一个建筑设计工作室,请当地和世界各国的建筑师规划瓦罗沙的重建。

马尔凯德还准备拍摄一部关于这个项目的纪录片,走访住在法马古斯塔的土族人和曾经的瓦罗沙居民,请他们谈谈对重建瓦罗沙的期待。

实现重建绝非易事

两个年轻人的愿望固然美好,但实现绝非易事。重建意味着当年逃离故居的许多希族人将返回法马古斯塔,收回属于他们的房屋,那些已在这些房屋里居住多年的土族人未来如何安置将是难题。由联合国充当调解人的土希两族之间和平谈判多年来时断时续,在关键问题上互不相让。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妥协,重建瓦罗沙也将无从谈起。

博阿奇认为,无论结果如何,总要先做些什么。马尔凯德表示赞同。她说,重建项目旨在“把一个象征战争、忽视、仇恨、放弃的地方变成一个世界其他地方可以效仿的模范”,即便无法实现这个目标,只要能唤醒人们对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对其他城市发展有所启发,“这就是成功”。

欧飒

身患遗传疾病从小失明 找到生活目标投身健美 帕特·莱希：活出自己的精彩

假如你有一天不幸失明,生活将如何继续?如果你觉得那情形可怕得不可想象,应该看看帕特·莱希的故事:因为罕见遗传疾病而从小失明的他,也曾沮丧愤怒,但最终找到生活目标。他比很多健全人活得更充实:正职是华盛顿一名政务人士,业余身份是一名竞技健美运动员,还参与拍摄励志电影。

莱希并不认为自己的成功是奇迹。正如一位挚友曾告诉他:“你只是盲了,又不是死了。”他只是努力地活出自己的精彩。

盲人健美

今年 5 月初,美国弗吉尼亚州里士满举行当地最大规模的健美比赛——“大西洋超级秀”。上台前最后一刻,全身只穿着三角裤、展露着饱满油亮肌肉的选手们面对墙上的镜子摆出各种动作,检视自己。只有帕特·莱希在静静等待,镜子对他没用。身为一名莱伯氏先天性黑朦症患者,莱希只能模糊看见距离 30 厘米以内的物体轮廓。

比赛开始,选手们鱼贯上台,赤脚站在 10 名评委面前,按照指示缓缓转动身体,用动作展示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线条。

几分钟后,比赛结束。莱希退回



■ 莱希热衷于健美运动

更衣室。为了台上这几分钟,他准备了好几个月,现在筋疲力尽。接下来他只能等别人评判自己的表现。在他过去的人生中,他一直在接受这种评判。他有信心:这次也一样能征服那些质疑者。

融入社会

少年时代的莱希渴望融入同龄人的生活,试图掩盖自己的残障:他拒绝在学校里使用拐杖,戴着宽大笨重的眼镜,热衷于参加能证明自己“正常”的所有活动。

中学时,莱希学会打鼓,加入了

学校的行军乐队。有一年暑假,他在游泳池边架起烧烤摊子卖热狗。父亲鼓励他事先在自家后院练习翻烤面包和香肠的技艺,并学会从散发出的烤肉香味判断火候。莱希骄傲地记得:顾客们都说他烤的汉堡特别香。

尽管课余时间很多,少年莱希仍有被隔绝的感觉:他很少接到参加派对的邀请,多数夜晚和周末都待在家里。这种情况在大学里得到改变。

莱希拿到去米勒斯维尔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奖学金。在宿舍里,莱希结识了大二学生科比特·罗克利夫。罗克利夫是个网球运动员,精力旺盛,十分外向。在他的鼓励下,莱希大大扩大了社交圈。

1997 年,毕业后的莱希搬到华盛顿,走上仕途:他先是成为一名国会工作人员,后来为了能参与更多帮助残障人士的事务,他选择了现在的工作: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的高级顾问。

健身狂人

今年 40 岁的莱希视力仅剩一丁点,并且仍在不断退化。

他征询医生意见,希望通过锻炼或服用维生素改善视力,但都没

有奏效。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视力终究无可挽回时,他决心致力于提高身体其他部位的机能。他改善饮食习惯,开始有规律地进行举重训练。

在国会山华盛顿体育俱乐部,莱希“健身狂人”的名声很快传播开来:他每周有 5 天都要到健身房报到,每次练两个多小时。工作人员很快熟悉了这个身穿印有“盲人举重者”字样汗衫、带着导盲犬来健身的常客。

之所以选择健美运动,还因为和其他竞技体育项目相比,健美能让一个盲人在相对平等的条件下与健康人竞争,这能满足莱希强烈的好胜心。

比赛的高潮是单人表演环节。莱希手持一根细细的白色拐杖,在教练凯文·史密斯的搀扶下大步走上舞台。观众安静下来。莱希随后放开史密斯的胳膊,在歌曲《星辰》的伴奏下开始表演。和其他选手不同,莱希的表演融入了体操动作,如侧翻跳、倒立转体。当他以一个经典的“蟹型”动作结束一分半钟的表演时,评委们集体起身鼓掌,全场观众也随之起身喝彩。之后,莱希被宣布为“最佳表演奖”得主,这是他当天获得的第三个奖项。

他听见了人们对他的肯定。

沈敏

相关链接

拍纪录片鼓励残障者

与制片人杰纳尔·斯图尔特合作,莱希开始摄制一部名为《盲人举重者》的纪录片,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鼓励残障儿童参加竞技体育。

“有一天在做我第 100 万个蹲举动作时,我突然觉得,练举重必须有个目的。我是个喜欢设定目标的人,我需要一个最终结果……在健美领域,我预感到我能鼓舞别人,这是个很棒的附属产品。”

对莱希来说,和他以前尝试各种体育运动一样,健身也是他应对失明的一种方式。“我不能控制失明这件事,但我可以通过健身来提升自己。假如我视力健全,我不会这么热衷于健身,我可能不会这么有动力。”

斯图尔特相信《盲人举重者》一定很有启发性。“他的人生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问题,‘假如我们自己失明了会怎么样?我们将怎么生活?’我也曾经想过,要是失明了,我一定束手无策。但遇到帕特以后,我现在知道我有办法去面对。他的人生经历并非奇迹,我们总能想出这样那样的办法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难题。”